

# 寡過未能齋筆記

蓮華妙音



「快樂」這個東西，你就是不要追求它。你愈追求它，它離你愈遠。你若不去追求它，並且不想它，甚至它來了你還給它一個嚴辭拒絕，它就非往你身上貼不可，永遠不離開你。假如它來了，你不拒絕它而表示歡迎它，那它瞬間又跑掉了。

若云寡過，先須識過。果何為過？陽明云：「本體上才過當些子，便是惡了。不是有一個善，却又有一個惡來相對也。故善惡只是一物。善惡皆天理。謂之惡者，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。」此實「過」之最恰當的定義。欲寡其過，須在本性上用工夫。本性只是無過與不及耳。念一動就是過。偶昏沉就是不及。必也既寂且照，斯寡過之能事畢矣。

佛法不出破「我」「法」二執。大乘是由內、外兩方夾攻以破之。小乘是專由內方攻破之。因其專攻內而遺外，故在破法執方面稍嫌不足。若為菩薩道而行菩薩道，把行菩薩道是為成了佛拋到一邊，則只是專務外而遺內，其失與二乘正等。「來來去去，永無休歇。」詎可以為法乎？

洋教之所以能勝行，大部份的原因是靠奶粉、牛油等……此盡人皆知。返觀我佛教又如何？固然佛教界無此實力。然亦不能帶帶緣緣而到處宏法。幼年間曾聽一故事。大意是……：士子，商人與一和尚同路遇虎。士子以四書、五經禦之，虎不懼。商人以算盤、賬簿拒之，虎亦不懼。和尚初以引磬、木魚等拋之，虎仍不畏。最後無已以緣簿擲向虎，虎惶惶然逃去。蓋虎亦怕和尚之化緣也。此故事實諷而虐。然亦足表明社會上一般人懼出家人化緣之心理。若此而帶帶緣簿傳教，其效果又將如何耶？

莊子大宗師「有且宅而無情死。」這是明明白白的說人有輪迴。

當你感覺到躊躇滿志或自視甚高時，那就是你失敗的信號到了。一個佛徒若自感知法比人多，修行比人強時，那也就是走向生死途而非涅槃路了。

「死」是必然性底。可是人人都怕死。死並不因怕而不來。怕既不中用而人又要怕，果何故乎？思之！或曰：「自殺者不怕死。」固也。但他怕活。因為怕活着比死更難受。仍不出「怕」的範圍。怕活者可以死。怕死者不可以活。還是既不怕死又不怕活，方是人生正軌。

「投鼠忌器」鼠固可厭，但據寶器上，人為保其器而不敢投之，於是鼠得肆無忌憚。社會之黠者，每利用此原則，高踞名位而人無可如何。今佛教界之所謂智者，亦准此原則以窃取名利。去矣。難在人不再向器上無食，鼠自去矣。

天下為人信仰的主義學說，在創始者都是為人。及其流傳後世，未有不發生流弊者。備術被利用為途途之敲門磚。佛則被利用為飯碗。甚而有用為爭名利之工具。夫佛乞以為生，棄絕名利而竟有人資以為生活，假以輿地位，果何故乎？私而已。故所謂主義，學說若以自私之人為執行者，皆禍天下，國家，蒼生者也。主義，學說非病。病在人類之自私。

凡是生出來的東西，都有始終。不生的東西，才無始終。不生的東西是什麼？  
「無故加之而不怒」是謂真忍辱。以其無動於衷也。有故加之而不怒，是不謂忍辱，知慚愧而已。無故加之，雖口不示怒，而猶自表為忍辱

，是已動其心，亦非所謂忍辱也。若有故加之而自表為忍辱，是直示其怒矣，更非所謂忍辱也。若自失檢點，有人委曲以諷之，不但不自慚改，更反唇相譏而尤以忍辱自詡，是既覆藏其非而更示其怒不可遏也。忍辱云乎哉！真忍辱者不是若也！謹願以是自勉。

世界上若果有「真理」而且是絕對的話，那在世界上一定找不出真理來。因為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對底。相對的現相中，那裏有絕對的真理呢？若找絕對的真理，就必須棄絕對的世間法。然而相對的世間法，亦正是絕對真理之所生。因為你誤認之為相對底。找真理還是在認識上下工夫。

「所作業不亡」現時聲光皆可錄存。是在世上可以永存。其所以能錄存者聲波與光波耳。是知凡有所作，其聲，光二波即錄存於空間。是身口二業不亡。此後若干年內，一定能將心波加以錄存。現時已啓其端倪。因意有所動，則腦電波即有變動，亦能錄存。惟尚不能確辨其所思為何耳。是知起心動念，亦有其波存於空間。是又意業不亡矣。這些存在空間的東西都是力量，其波段與作用乃為無可疑者。

耶穌登山寶訓說：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。」心到什麼程度始為清？用什麼方法清？除了祈禱以外是否尚有其他方法？但祈禱又有許多方式，能否指出最佳的方式？所見的上帝是什麼相？一相乎？多相乎？以上這些問題，虔請已見過上帝的屬靈牧師賜予答覆。

天下如真有所謂正義之存在，亦非人類所能主持。因為人類是趨利避害的動物。利之所在則罔顧正義以求之。害之來臨則更無視正義以避之。若果有人出而主持正義，亦必因其有利而始為之。是其所主持之正義中，已滲入非正義成分。無利無害而主持正義者，世已少有。至不顧利害而堅持正義者可謂絕無僅有。如有則聖賢之流亞矣！